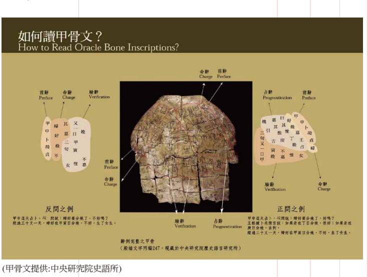
甲骨占卜故事

甲骨占卜故事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，是中國商代後期（前14～前11世紀）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刻（或寫）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。它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、體系較為完整的文字。商周帝王凡事都要用龜甲(以龜腹甲為常見)或獸骨 (以牛肩胛骨為常見)進行占卜，例如十天之內會不會有災禍，天會不會下雨，農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，打仗能不能勝不能勝利，應該對哪些鬼神進行哪些祭祀，以至於生育、疾病、做夢等等事情都要進行占卜，以瞭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。然後把占卜的有關事情(如占卜時間、占卜者、占問內容、視兆結果、驗證情況等) 刻在甲骨上，並作為檔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。



(甲骨文提供:中央研究院史語所)

說明：

古代占卜先設「前辭」說明提問背景，占問之問題區分為「正問」、「反問」，從問題的正面及反面提問，建立「命辭」即占問的問題，占卜後取得「占辭」，事後並加以驗證，記錄稱為「驗辭」。

☆婦好懷孕生產之卦例：

商朝武丁之王后-「婦好」懷孕後即將分娩

※正問之例

前辭：甲申卜殼貞。

命辭：好娩嘉婦。

占辭：娩引吉，嘉其惟庚，曰其惟丁娩，王占。

驗辭：三旬又一日甲寅娩，不嘉，惟女。

譯文：

甲申這天占卜，殼問說：婦好要分娩了，好嗎？王根據卜兆預言說：如果在丁日分娩，很好；如果是在庚日分娩，吉利。經過三十又一天，婦好在甲寅日分娩，不好，生了女兒。

※反問之例

前辭：甲申卜殼貞。

命辭：婦好娩不其嘉。

驗辭：三旬又一日，甲寅娩，惟女不嘉。

譯文：

甲申這天占卜，殼問說：婦好要分娩了，不好嗎？

經過三十又一天，婦好在甲寅日分娩，不好，生了女兒。

古代占卦實例

《左傳・僖公十五年》:「晉饑，秦輸之粟，秦饑，晉閉之糴，故秦伯伐晉，卜徒父筮之，吉。涉河，侯車敗，詰之。對曰：『乃大吉也，三敗必獲晉君。其卦遇蠱 ，曰：「千乘三去，三去之餘，獲其雄狐。」夫狐、蠱，必其君也。蠱之貞，風也；其悔，山也。歲云秋矣，我落其實而取其材，所以克也。實落材亡，不敗何待？』三敗及韓……壬戌，戰於韓原，……秦獲晉侯以歸。」

譯文：

晉國發生饑荒，秦伯（穆公）曾援之；但次年秦國發生饑荒，晉國卻未予援助，穆公大怒，要出兵攻打晉國，針對這場軍事行動，命卜徒父用蓍草占卜，結果是吉利的，而且卜出在渡過黃河時，晉侯的車子會毀壞大敗。

秦伯問卜筮結果，史卜徒父回答說：「這是大吉大利的卦啊，秦軍會打敗晉國三次，必然可以俘獲晉國國君。卦象是《蠱》卦，占辭說：『把一千輛兵車驅除三次，經三次驅除後，就可以得到那條雄狐。』雄狐必定是指他們的國君晉惠公。《蠱》的內卦是風，象徵我軍，外卦是山，代表對方。時節到了秋天，我們的風吹過他們山上，吹落了他們的果實，而取得他們的木材，因此就可以戰勝。果實落地而木材喪失，晉國不敗還等待什麼！」三次打敗後，到了韓地，雙方征戰於韓原，秦穆公擒獲晉國國君，班師回朝。

《左傳・僖公二十五年》：「秦伯師於河上，將納王。狐偃言於晉侯曰：『求諸侯，莫如勤王，諸侯信之，且大義也。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，今為可矣。』使卜偃卜之，曰：『吉。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。』公曰：『吾不堪也。』對曰：『周禮未改，今之王，古之帝也。』公曰：『筮之。』筮之，遇<大有> 之 <睽>，曰：『吉！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。戰克而王饗，吉孰大焉！且是卦也，天為澤以當日；天子降心以逆公，不亦可乎！大有去睽而復，亦其所也。』晉侯辭秦師而下，三月甲辰，次于陽樊，右師圍溫，左師逆王。」

譯文：

秦穆公將軍隊戰士駐紮在黃河邊上，準備護送周襄王回王城。這時，晉大夫狐偃對晉文公說：「如果企求獲得諸侯擁護，成為霸主，沒有比為周王效勞的做法再好的了。這樣不但可以得到諸侯的信任，而且合於大義。繼續先君晉文侯輔助周王的功業，在諸侯中建立威信、宣揚美名，現在是好機會了！」就讓卜偃占卜，卜偃說：「大吉。卜得黃帝在阪泉作戰的兆象。」晉文公說：「我擔當不起呀！」卜偃說：「周王的禮制沒有改變，現在的王，相當於古代的帝(「黃帝」是指周襄王，不是指你)。」晉文公說：「占筮吧。」占筮得到<大有>卦交變到<睽>卦 ，卜偃說：「卦象很吉利。得到『公被天子用宴饗禮待』(爻辭)這個卦表示戰勝以後，天子設宴款待，還有比這更吉利的嗎？而且<大有>爻變到<睽>卦，它的下卦是『天』變為『澤』，來承接上卦火光的照耀，象徵天子自己降低身分來迎接您，這不也是很好的吉兆嗎？<大有>變到<睽>，又回復到<大有>，就是天子遭難又復位，回到他的住所了。」晉文公就辭退秦軍，自己領兵順著黃河東下。三月十九日，晉軍駐紮在陽樊，派右軍去包圍溫城，派左軍去迎接周襄王回京。

《左傳•僖公十五年》：「初，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，遇 <歸妹> 之 <睽> 。史蘇占之曰：『不吉。其繇曰：『士刲羊，亦無衁也。女承筐，亦無貺也。西鄰責言，不可償也。』<歸妹>之<睽>，猶無相也。震之離，亦離之震。『為雷為火，為嬴敗姬。車說其輹，火焚其旗，不利行師，敗于宗丘。歸妹睽孤，寇張之弧，姪其從姑，六年其逋，逃歸其國，而棄其家。明年，其死於高梁之虛。』』及惠公在秦，曰：『先君若從史蘇之占，吾不及此夫！』韓簡侍，曰：『龜，象也；筮，數也。物生而後有象，象而後有滋，滋而後有數。先君之敗德，及可數乎？史蘇是占，勿從何益！《詩》曰：『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。僔沓背憎，職競由人。』』」

譯文

當初，晉獻公為嫁大女兒伯姬到秦國，給秦穆公為妻而占筮，占得<歸妹>卦變到<睽>卦。史蘇解說卦象：「這是不吉利的卦象。<歸妹>卦的爻辭說：『男人宰羊，不見血水；女人拿筐，白忙一場，無法生兒育女。秦國西鄰出言責備，無可補償。』<歸妹>卦變到<睽>卦，仍然無人相幫。<歸妹>的上卦<震>變到<睽>卦的上卦<離>，或者<離>卦變到<震>卦，也是一樣的無助，象徵兩國婚姻關係反背，邦交不穩！因為爻辭說：『震是象徵雷，離是象徵火；秦國又是雷、又是火，這是嬴姓秦國打敗姬姓晉國的徵兆。車箱震脫軍車的車軸，大火燒毀晉國的軍旗，出師不利，晉軍在宗丘被打敗。歸妹嫁女，睽違孤單，敵人張開他的木弓，正要發射攻擊。姪子跟著姑媽，六年之後將逃亡回國，卻丟棄他的妻室。過了一年，他將死在高梁的土山上。』」

事後等到晉惠公被俘，拘留在秦國時，就說道：「先君晉獻公如果聽從史蘇的占卜，我就不會落到這個地步了！」當時韓簡隨侍在旁，說：「用龜甲占卜，是看龜甲裂紋的兆象來測吉凶的；用著草占卜，是看蓍草顯示的數目來歸納命數好壞的。事物生成以後才有徵象，有了物的徵象以後才滋生演變；滋生演變以後才有多少之數，歸納出命數。先君獻公做的壞事太多了，蓍草卜筮之數能表現出來嗎？史蘇的占卜，即使聽從了，又有什麼用處！《詩經・小雅》說：『百姓的災難禍害，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。主要是由於小人當面奉承，背後毀謗；一切災禍，都是他們自己言行無狀、為非作歹造成的。』」

《左傳・宣公十二年》知莊子曰：「此師殆哉！」，《周易》有之，在<師>之<臨> 曰：『師出以律，否臧，凶。』執事順成為臧，逆為否。眾散為弱，川壅為澤。有律以如己也，故曰律。否臧，且律竭也。盈而以竭，夭且不整，所以凶也。不行謂之<臨>，有帥而不從，臨孰甚焉？此之謂矣。果遇，必敗，彘子尸之，雖免而歸，必有大咎。」韓獻子謂桓子曰：「彘子以偏師陷，子罪大矣！子為元帥，師不用命，誰之罪也？失屬亡師，為罪已重，不如進也！事之不捷，惡有所分，與其專罪，六人同之，不猶愈乎？」師遂濟。

譯文

知莊子說：「這支軍隊危險了。根據《周易》占卦得出這樣的卦象，從<師>卦 交變到<臨>卦 ，初爻爻辭說：『軍隊征戰出兵要依照軍令紀律統一行動，軍令紀律不嚴明，後果必定凶險。』主其事順其道而行，結果會是好的，這是『臧』；反其道而行會招致失敗，這是『否』。士眾軍心渙散，力量變為薄弱，河川壅塞，就淤積成沼澤。有軍令紀律約束，指揮三軍將士就如指揮自己一樣，所以叫做律。軍隊逆其道而行，軍令紀律就竭盡而無可施用。川水豐盈滿，遇到阻塞就變為澤，澤水容易枯竭；軍隊號令不行，遇到阻塞，隊伍就渙散不服從軍令，這是凶險的徵兆。川水壅塞不能行走流動才成<臨>卦，有統帥而不聽從號令，號令不行，還有什麼比這更嚴重的嗎？卦辭說的就是這種行為了。果真和敵人相遇交戰，一定失敗，彘子就是造成失敗的罪魁，即使免於戰死而回國，也一定有大的災禍。」韓獻子對桓子說：「彘子率領一部分軍隊失陷，您的罪過就大了。您是元帥，軍隊不執行命令，這是誰的罪過？喪失屬國鄭國，損失一部分軍隊，構成的罪過太重了，不如乾脆出兵進軍。作戰如果不能取勝告捷，失敗的罪責怎麼可能大家分擔。與其元帥專由一人承擔罪責，不如三軍將佐六個人共同承擔，這樣不是還好一點嗎？」於是晉軍全部渡過了黃河。

《左傳・閔公二年》成季之將生也，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，曰：「男也，其名曰友，在公之右，間于兩社，為公室輔。季氏亡，則魯不昌。」又筮之，遇<大有> 之<乾> ，曰：「同復于父，敬如君所。」及生，有文在其手曰「友」，遂以命之。

譯文

季友即將出生的時候，魯桓公派卜楚丘的父親為他占卜。占卜之人說：「這個即將出生的嬰兒是男孩子，他的名字叫『友』，他會守在您的右邊，處在周社和亳社之間，作為公室的輔佐。季氏滅亡後，魯國就日漸衰微了。」又為他占筮，得到<大有> 變成<乾> ，占筮人說：「這個孩子出生後，權勢地位尊貴如同父親，國人敬重他如國君之身份地位。」等到這個嬰兒生下來時，在他的手掌心出現一個字「友」，於是就以「友」為他命名。

《左傳・襄公九年》穆姜薨於東宮。始往而筮之，遇<艮> 之八，史曰：「是謂<艮>之<隨> ，<隨>，其出也，君必速出。」姜曰：「亡。是於《周易》曰：『<隨>，元亨利貞，无咎。』元，體之長也。亨，嘉之會也。利，義之和也。貞，事之幹也。體仁足以長人，嘉德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幹事。然，故不可誣也，是以雖<隨>，无咎。今我婦人而與于亂，固在下位，而有不仁，不可謂元。不靖國家，不可謂亨。作而害身，不可謂利。棄位而姣，不可謂貞。有四德者，<隨>而无咎。我皆無之，豈<隨>也哉？我則取惡，能無咎乎？必死於此，弗得出矣。」

譯文

魯襄公祖母穆姜在東宮過世。穆姜剛住進東宮時，她占筮，得到<艮>卦 變成八。史太說：「這就叫<艮>卦變為<隨>卦 。<隨>卦，是隨人出走的徵象，您一定要趕緊出東宮。」穆姜自己懂得周易，有不同的理解，她說：「不用出去。這卦象在《周易》說：『<隨>，元、亨、利、貞，沒有災禍。』元，是得以成長的根本；亨，是美好德性相會；利，是道義的總和；貞，是事情的本體。體現了仁就足以做人們的領袖，美好的品德聚積是足以調和禮儀，有利於人就足以總和道義，貞信堅定就足以掌握事情的主軸。如此四德，本是不能欺騙人的，因此如果具備四德得到<隨>卦也沒有災禍。現在我作為婦道人家卻參與政治禍亂。本來處在下位，而又不仁義，不能說是『元』。我使國家不安定，不能再有『亨』通的運勢。如此作為反而害了自身，不能說是『利』。背棄太后的本位而獲得男女情愛，不能說是『貞』信。有四種德行的人，得到<隨>卦可以沒有災禍。我不具有元亨利貞四德，怎能得<隨>卦而沒有災禍呢？我是自取邪惡，能沒有災禍嗎？一定會死在這裏，不能再出東宮了！」

（背景說明：魯成公之母穆姜，私通於宣伯（叔孫僑如），趁成公赴晉難時，欲成公逐季文子與孟獻子，成公不從，穆姜則以廢立之事威脅成公，其後事敗，宣伯奔齊。魯襄公九年，穆姜薨於東宮。《左傳》追記穆姜所筮之卦，當在宣伯奔齊之時，穆姜猶豫不決，所占筮而得之卦。《左傳》襄公九年記載，魯襄公的祖母穆姜和人私通，想推翻自己兒子，立姦夫為君。陰謀敗露，被迫遷於別宮。這時她占了一卦，得<艮>之<隨>卦。）

南蒯之將叛也…《左傳・昭公十二年》南蒯枚筮之，遇<坤> 之<比> ，曰：「黃裳元吉。」以為大吉也。示子服惠伯，曰：「即欲有事，何如？」惠伯曰：「吾嘗學此矣，忠信之事則可，不然，必敗。外彊內溫，忠也；和以率貞，信也，故曰：『黃裳元吉』。黃，中之色也；裳，下之飾也；元，善之長也。中不忠，不得其色；下不共，不得其飾；事不善，不得其極。外內倡和為忠，率事以信為共，供養三德為善，非此三者弗當。且夫《易》，不可以占險，將何事也？且可飾乎？中美能黃，上美為元，下美則裳，參成可筮，猶有闕也，雖吉，未也。」

譯文

晉昭公十二年魯國大夫季平子的費邑宰南蒯圖謀背叛魯國，以投降齊國；臨前占卦，南蒯未提出所問的事情而占筮，得到<坤>卦 爻變為<比>卦 ，<坤>卦5爻爻卦辭說：「黃裳元吉」，南蒯就以為叛變一事會大吉大利。他提示卦象給易經學者子服惠伯，南蒯說：「如果有事情，怎麼樣？」惠伯說：「我曾學過《易經》，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（合於卦辭的預測）吉利，否則的話，一定失敗。外面強盛內部溫順，這是忠誠；用溫順來實行正道之事，這是信用，所以說『黃裳元吉』。黃，是大地的顏色；裳，是下身的服裝；元，是善的極致。如果占者內心不忠誠，就承擔不起『黃』的美色；如果占者為人臣，居於下位不恭敬，就承當不起『裳』的美飾；如果占者做事情處理不妥善，就違背了以『元』為善的含義。內外和諧就是忠，根據誠信辦事就是恭，崇尚上述三種德行就是善，不符合這三種德行就承當不起（卦辭的預測）。而且《易經》不能用來預測具有風險（或險惡）的事情，您打算做什麼呢？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？中美就是『黃』，上美就是『元』，下美就是『裳』，這三者都具備了，謹守坤柔之道，才可以合於卦辭的預測。如果有所缺少，卦辭雖然吉利，還是行不通的。」南蒯欠缺忠信之德性，故其筮占爻辭雖吉利，舉事必敗亡，最後果然失敗。

《左傳•莊公二十二年》陳厲公，蔡出也，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，生敬仲，其少也，周史有以《周易》見陳侯者，陳侯使筮之，遇《觀》 之《否》 ，曰：「是謂『觀國之光，利用賓于王』。此其代陳有國乎？不在此，其在異國；非此其身，在其子孫。光，遠而自他有耀者也。<坤>，土也；<巽>，風也；<乾>，天也。風為天於土上，山也。有山之材，而照之以天光，於是乎居土上，故曰『觀國之光，利用賓于王』。庭實旅百，奉之以玉帛，天地之美具焉，故曰『利用賓于王』。猶有觀焉，故曰其在後乎！風行而著於土，故曰其在異國乎！若在異國，必姜姓也。姜，大嶽之後也。山嶽則配天。物莫能兩大。陳衰，此其昌乎！」

及陳之初亡也，陳桓子始大於齊；其後亡也，成子得政。

譯文

陳厲公，是蔡國女子所生，所以蔡國人殺了五父而立他為陳國國君。生了敬仲。在敬仲年輕的時候，周王室有一位太史曾拿《周易》去見陳厲公。陳厲公讓他為敬仲占筮，占到<觀>卦 爻變為<否>卦 ，太史說：「這是所謂『出使觀摩他國之盛德光輝，利於做君主的上賓』。這個人可能要代替陳國而享有國家吧？但不在這裏據地為王，大概在別的國家；而且不是在這個人本身，而是在他的子孫。『光』，是遠處而從別的地方照耀過來的光亮。<觀>卦和<否>卦的下卦『坤』，是土地；<觀>卦是上卦巽，是風；<否>卦是上卦乾，是天。風變為天(<巽>卦變為<乾>卦)，在土(<坤>卦)上，這就是山(<艮>卦)。有了山上的物產，而又有光照耀他，在這種情況居住於土地上，所以說『出使觀摩他國之盛德光輝』。庭中的諸侯朝貢的禮品陳列者數以百計，又用束帛玉璧進奉給他，天上地下的美好物品都完備於此，所以說『利於作君王的上賓』。還有觀他人之所為的，所以說昌盛大概在後代吧！風吹帶起沙土落在遠方的土地上，所以說昌盛大概在別的國家吧！如果在別國，一定是姜姓之國。姜姓是太嶽的後代。山嶽高大就能與天相匹配。但巨大的事物不能兩個同樣併存。陳國衰亡，這個氏族大概就昌盛吧！」

等到陳國第一次滅亡的時候，陳桓子開始在齊國昌盛；在那之後陳國再次被楚國滅亡的時候，陳成子取得了齊國的政權。

《左傳•閔公元年》初，畢萬筮仕於晉，遇<屯> 之<比> 。辛廖占之，曰：「吉。<屯>固、<比>入，吉孰大焉？其必蕃昌。<震>為土，車從馬，足居之，兄長之，母覆之，眾歸之，六體不易，合而能固，安而能殺，公侯之卦也。公侯之子孫，必復其始。」

譯文

當初，畢萬占卦預測在晉國當官的吉凶，得到<屯>卦 爻變為<比>卦 。辛廖親此卦象預測說：「當官會吉利的。<屯>表示堅固，<比>是進入，還有什麼比這更吉利的呢？他必定繁衍而昌盛。<震>卦變成了<坤>卦的土，說卦傳：震為足、為雷，坤為母、為土，車跟隨著馬，兩腳站在土地上，兄長撫育他，母親保護他，民眾歸附他，這六個爻體不會改變，集合而能堅固，安定而能殺戮，這是公侯的卦象。原是公侯的子孫，必定回復到初始的公侯地位上。」

《左傳・襄公二十八年》子大叔歸，復命，告子展曰：「楚子將死矣！不修其政德，而貪昧於諸侯，以逞其願，欲久，得乎？《周易》有之，在<復> 之<頤> ，曰：『迷復，凶。』其楚子之謂乎！欲復其願，而棄其本，復歸無所，是謂迷復，能無凶乎？君其往也，送葬而歸，以快楚心，楚不幾十年，未能恤諸侯也，吾乃休吾民矣。」

譯文

游吉回到鄭國復命，告訴子展說：「楚王怕將要死了。他在治國期間，不修明政事德行，卻貪圖諸侯的進貢財貨，以滿足他的欲望，這樣想統治得長久，有可能嗎？《周易》有這樣的卦象，占到<復>卦 變成<頤>卦 ，爻辭說『迷復，凶。』，這說的就是楚王吧！想實現他的願望，卻拋棄了他的根本，如同迷了路才想往回走，卻忘掉原來的路徑，結果無處可歸返，這就叫『迷復』，能沒有凶災嗎？希望國君去楚國吧，送葬楚國後回來，讓楚國痛快一下。楚國沒有近十年時間，是不能爭做霸主的，我們可讓百姓休養生息了。」

《左傳・昭公五年》初，穆子之生也，莊叔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<明夷> 之<謙> ，以示卜楚丘曰：「是將行，而歸為子祀，以讒人入，其名曰牛，卒以餒死。<明夷>，日也。日之數十，故有十時，亦當十位。自王已下，其二為公，其三為卿，日上其中，食日為二，旦日為三。<明夷>之<謙>，明而未融，其當旦乎，故曰『為子祀』。日之<謙>，當鳥，故曰『明夷于飛』。明而未融，故曰『垂其翼』。象日之動，故曰『君子于行』。當三在旦，故曰『三日不食』。<離>，火也；<艮>，山也。<離>為火，火焚山，山敗。於人為言。敗言為讒，故曰：『有攸往，主人有言，言必讒也』。純離為牛，世亂讒勝，勝將適<離>，故曰『其名曰牛』。謙不足，飛不翔，垂不峻，翼不廣，故曰『其為子後乎。吾子，亞卿也；抑少不終』。」

譯文

當初，魯國叔孫莊叔在他的次子穆子誕生的時候，用《周易》來占筮穆子的一生，占得<明夷> 變成<謙> 的卦象，就把它給占卜者楚丘看。楚丘說：「這個孩子將來要出奔外國，可又能回來給您祭祀，繼承爵位。他帶了個奸邪諂媚的人回國，名叫牛，穆子最後被餓而死。<明夷>是太陽，太陽的個數是十；所以一晝夜有十時辰，也和十個太陽的位次相配。在人類社會，人的貴賤也分十等；周天子－王第一；從王以下，第二位是公；第三位是卿。孩子出生時辰和自然界的太陽上升相配合：太陽初從地底下上升，這個時辰生的孩子最為尊貴是第一；太陽繼續向上運行，到地平線上將露頭是第二；太陽剛剛升起 ，露出地平線是第三。<明夷>變為<謙>，太陽已亮但不高，相當於剛剛升出地面，故說可以『繼承卿位』『為您祭祀』。日變為<謙>，和鳥相配，故說『明夷飛翔』。太陽已亮而不高，故說『垂下它的翅膀』；象徵日的運動，故說『君子會出奔』；時辰相當第三位，故說『三日不食』。<離>是火，<艮>是山，離火燒山，山就毀壞。對人來說艮就是言語。講人壞話造謠中傷，就是讒言，所以說『有人受離間走開，顯示了是別人有說話過，這話一定是讒言』。配合離的是牛，時勢動亂而讒人勝利，勝利將會歸向於離。所以說『他名叫牛』。謙虛而不知足，飛行而不能翱翔；矗立而不能高峻，展翼而不能寬廣。所以說『這個孩子是您的繼承人吧。』」，「我這個兒子，是二等公卿，但是不得善終。」

《左傳・昭公七年》孟縶之足不良，能行。孔成子以《周易》筮之，曰：「元尚享衛國，主其社稷。」遇<屯> 。又曰：「余尚立縶，尚克嘉之。」遇<屯> 之<比> 。以示史朝。史朝曰：「『元亨』，又何疑焉？」成子曰：「非長之謂乎？」對曰：「康叔名之，可謂長矣。孟非人也，將不列於宗，不可謂長。且其繇曰：『利建侯』。嗣吉，何建？建非嗣也。二卦皆云，子其建之！康叔命之，二卦告之，筮襲於夢，武王所用也，弗從何為？弱足者居。侯主社稷，臨祭祀，奉民人，事鬼神，從會朝，又焉得居？各以所利，不亦可乎？」故孔成子立靈公。十二月癸亥，葬衛襄公。

譯文

孟縶的腳不好，但能走路，孔成子用《周易》來占筮，祝告說：「元希望享有衛國，領導國家。」占筮結果得到<屯>卦 。又祝告說：「我還想立縶，希望能夠允許。」得到<屯>卦 變成<比>卦 ，把卦象給史朝看。史朝說：「『元亨』就是元將會有享有，又有什麼可以懷疑呢？」孔成子說：「『元』不是為首的嗎？」史朝回答說：「康叔為他取名，可以說是為首的了。孟不是這樣的人，他將不能立在宗主裏，不能叫做為首的。而且它的爻辭說：『利建侯』。嫡子嗣位而吉利，還『建立』什麼『侯』？建立就不是嗣位。兩次卦象都那麼說，您還是『建立』他較好。康叔命令了我們，兩次卦象告訴了我們，占筮和夢境相合，這是武王所經驗過的，為什麼不聽從呢？腳有毛病的人只能待在家裏。國君治理國家，親臨祭祀，奉養百姓，事奉鬼神，參加會見朝覲，又哪能待在家裏？各人按照對他有利的去做，不也可以嗎？」所以孔成子冊立了靈公。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安葬衛襄公。

《左傳・哀公九年》陽虎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<泰> 之<需> 曰：「宋方吉，不可與也。微子啟，帝乙之元子也。宋、鄭，甥舅也。祉，祿也。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，我安得吉焉？」乃止。

譯文

陽虎用《周易》占筮，得到<泰>卦 變成<需>卦 ，說：「宋國正在一片吉利的時候，不能和他為敵。微子啟，是帝乙的長子。宋國和鄭國，是舅舅和外甥關係的國家。福祉，是爵祿。如果帝乙的大兒子嫁女兒而又有吉祥和爵祿，正是走上好的運勢之際，我們出兵攻打宋國，怎能得到吉利的後果呢？」於是就停止出兵。

《左傳・成公十六年》甲午晦，楚晨壓晉軍而陳，軍吏患之……苗賁皇言於晉侯曰：「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。請分良以擊其左右，而三軍萃於王卒，必大敗之。」公筮之，史曰：「吉。其卦遇<復> ，曰：『南國蹙，射其元王，中厥目。』國蹙王傷，不敗何待？」公從之。

譯文

六月二十九日，月末的最後一天，楚軍一大早就逼近了晉軍，並擺開了陣仗。晉軍軍官感到了害怕又擔憂……苗賁皇對晉厲公說：「楚國的精銳部隊只不過在軍裡那些楚王的王族親兵罷了。請分出一些精良將士來攻擊楚國的左右兩軍，再集中三軍攻打楚王的親兵，一定能把他們打得大敗。」晉厲公卜筮問吉凶，卜官說：「大吉。占得的卦象是個<復>卦 ，卦辭說：『南國窘迫，用箭射它的國王，射中他的眼睛。』國家窘迫，國君受傷，不打敗仗還等待什麼呢？」晉厲公聽從了卜官的話。

《左傳・襄公二十五年》齊棠公之妻，東郭偃之姊也。東郭偃臣崔武子。棠公死，偃御武子以弔焉。見棠姜而美之，使偃取之。偃曰：「男女辨姓，今君出自丁，臣出自桓，不可。」武子筮之，遇<困> 之<大過> ，史皆曰：「吉。」示陳文子，文子曰：「夫從風，風隕妻，不可娶也。且其繇曰：『困于石，據于蒺梨，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。』困於石，往不濟也。據于蒺梨，所恃傷也。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；無所歸也。」崔子曰：「嫠也，何害！先夫當之矣」遂取之。

譯文

齊國棠公的妻子，是東郭偃的姐姐。東郭偃是崔武子的家臣。棠公死，東郭偃代表崔武子駕車去弔唁。崔武子看到棠姜很美，便很喜愛她，指派東郭偃說媒，為他娶過來。東郭偃說：「男女婚配要辨別姓氏。現在您是丁公的後代，下臣是桓公的後代，不可這麼做（通婚）。」崔武子占筮，得到<困>卦 變成<大過> ，太史都說：「吉利。」。拿給陳文子看，陳文子說：「丈夫跟從風，風把妻子吹偏墜落，表示是不能娶的。而且它的爻辭說：『為石頭所困，據守在蒺藜中，回到家裡，見不到妻子，凶。』困在石縫裡，這意味前去不能成功。卡在蒺藜中，這意味所依靠的東西會使人受傷。回到家裡，見不到妻子，凶兆，這意味無所歸宿。」崔武子說：「她是寡婦，有什麼妨礙？死去的丈夫已經承擔過這凶兆了。」於是崔武子就娶了棠姜。

《國語・晉語四》公子（重耳）親筮之，曰：「尚得晉國！」得貞屯 悔豫 ，皆八也。筮史占之，皆曰：「不吉。閉而不通，爻無為也。」司空季子曰：「吉，是在《周易》，皆利建侯。不有晉國，以輔王室，安能建侯？我命筮曰：『尚有晉國！』筮告我曰：『利建侯。』得國之務也，吉孰大焉！震，車也；坎，水也；坤，土也；屯，厚也；豫，樂也。車班外內，順以訓之，泉原以資之，土厚而樂其實，不有晉國，何以當之？震，雷也，車也；坎，勞也，水也，眾也。主雷與車而尚水與眾。車有震，武也；眾而順，文也；文武具，厚之至也。故曰『屯』。其爻曰：『元亨利貞，勿用有攸往，利建侯。』主震雷，長也，故曰『元』。眾而順，嘉也，故曰『亨』。內有震雷，故曰『利貞』。車上水下，必伯。小事不濟，壅也，故曰『勿用有攸往』。一夫之行也；眾順而有武威，故曰『利建侯』。坤，母也；震，長男也；母老子彊，故曰『豫』。其爻曰：『利建侯行師』，居樂出威之謂也。是二者，得國之卦也。」

譯文

公子重耳親自占筮問卦，起卦說：「上有晉國。」，本卦得震下坎上的<屯>卦，之卦得坤下震上的<豫>卦，其中兩個陰爻的數字都是八。筮史據此推斷，都說：「不吉利。閉塞不通，卦象顯示毫無作為呢。」司空季子推斷說：「吉利。這在<周易>上，二卦都稱『利於建立侯國』。如果得不到晉國來輔助周王室，怎麼能立為諸侯？我們起卦說『上有晉國』，卦辭告訴我們『利於建立侯國』，是得到國家的意思，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吉利的呢！<震>卦，象徵隆隆如雷的車聲。<坎>卦，象徵水源。<坤>卦，象徵土地。<屯>卦，象徵敦厚。<豫>卦，象徵喜樂。本卦、之卦都有車聲，<坤>卦表示順利訓服，<坎>卦有源泉的資助，土地富厚而有收穫的喜樂。如果不能得到晉國，怎麼能應合這些卦象呢？<震>卦，代表行動和車馬武力。<坎>卦，有勞、水和眾多的意思。此卦以雷震和車聲為主，還崇尚水源和眾民。車聲隆隆如雷震，是威武的象徵。眾人歸順，是文德的象徵。文武都具備，這是國力厚實的態勢了！所以稱為<屯>卦，它的卦辭說：『元亨利貞，勿用有攸往，利建侯。』<震>卦主雷震，是成長的意思，所以說是『元』。眾人歸順，是服善，所以說是『亨』。內卦有雷震，所以說是『利貞』。<震>卦在君上是有威武，<坎>卦在臣下是順從，象徵著必定能稱霸。小人的事不能成功，是因為堵塞不通，所以說『勿用有攸往』，是指個人的行動。眾人歸順而且有武威，所以說『利建侯』。<坤>卦，指母親。<震>卦，指長男。母親年老，兒子強健，所以說<豫>卦安樂。它的卦辭說：『利建侯行師。』就是指平時安樂，出兵威武的意思。這兩卦，都是得國的卦象啊。」

《國語・晉語四》十月，惠公卒。十二月，秦伯納公子……董因迎公于河。公問焉，曰：「吾其濟乎？」對曰：「……臣筮之，得<泰> 之八，曰：是謂天地配亨，『小往大來。』今及之矣，何不濟之有？」

譯文

十月，晉惠公死。十二月，秦穆公把公子重耳送回晉國……董因在黃河邊上迎接重耳，重耳問道：「我這次回來能成功嗎？」，董因回答說：「……我占筮，得到<泰>卦陰爻的數字是八。說：這是指天地亨通，卦辭表示『投入一小部分資源，就有巨大的回收。』現在時機到了，怎麼會不成功呢？」

《國語・周語下》（單）襄公有疾，召頃公而告之，曰：「……成公之歸也，吾聞晉之筮之也，遇<乾> 之<否> ，曰『配而不終，君三出焉。』一既往也，後之不知，其次必此。且吾聞成公之生也，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，曰：『使有晉國，三而畀驩之孫。』故名之曰『黑臀』，於今再矣。（晉）襄公曰驩，此其孫也。而令德孝恭，非此其誰？且其夢曰：『必驩之孫，實有晉國。』其卦曰『必三取君於周。』其德又可以君國，三襲焉。吾聞之《大誓》，故曰：『朕夢協朕卜，襲于休祥，戎商必克。』以三襲也。晉仍無道而鮮胄，其將失之矣。必早善晉子，其當之也。」頃公許諾，及厲公之亂，召周子而立之，是為悼公。

譯文

單襄公病重，召喚兒子頃公告訴他說：「……晉成公回國繼位時，我聽說晉國占了一卦，得<乾>卦 而交變後之卦為<否>卦 ，解釋卦象說：『德雖配天，但不能長久保有君位，將有三個國君從周歸國繼位。』第一個是成公，已經當了國君，第三個是誰還不知道，第二個一定是公子周。我聽說晉成公出生時，他的母親夢見神在他的臀上畫了個黑痣，說：『讓他成為晉君擁有晉國，三傳之後把君位給予驩的曾孫。』所以給他取名為『黑臀』，成公傳下的君位已經歷了兩代。晉襄公名為驩，公子周就是他的曾孫。而且他具有謙恭孝敬的美德，不是他又是誰呢？況且那夢中說：『必定是驩的曾孫，才能得到晉國。』從那個卦象可知：『一定三次從周迎還國君。』公子周的德行又能夠君臨國家，夢、卦、德三者都契合了。我聽說周武王伐商誓詞中說：『我的夢與我的卦相符，又和吉祥的預兆相合，討伐殷商必定能取勝。』也是因為夢、卦、兆三者相契合。晉厲公屢行不道而子孫稀少，將要失去君位了。你一定要趁早善待公子周，他將應驗預言。」單頃公應承了他父親的告誡。到晉厲公被弒殺時，晉人迎回公子周，冊立為國君，就是晉悼公。